NON-CIRC. NON-

UCLA-East Asian Library
NK3634.A2 H8 1875
ea
L 009 327 127 8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9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5

https://archive.org/details/dongguanyulun2ju00huan

East Asian Library NK 3634 A2H8 1875

東觀餘論卷之上

法帖刊誤敘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旣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璠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辯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閒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疏但槩舉其目疎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僞蹟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衞夫人書逸少瀾別

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識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命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識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辯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眞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巳物故恨不示之後有

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觀餘論二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邵武人政和中官至祕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鍾鼎彝器款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訒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然訒跋稱其十卷

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訛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矜繁富不辨美惡徒誇祖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採用之疑爲官書旣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訛改題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跋中乃摘書中史籀書一條異苑一條王獻之璇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

蓋考證之學本無盡藏遞相掎摭不能免也要其精

博勝集古錄多矣

東觀餘論總目

宋武陽黃伯思長睿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

卷上

法帖刋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弟五雜帖
法帖刊誤下
弟六王會稽書上
弟七王會稽書中
弟八王會稽書下
弟九王大令書上
弟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祕閣法帖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辯
銅戈辯
鎢雀賦辯
古瓦辯
王敬武書辯
汝州新刻諸帖辯
二館辯
張仲医辯

古器辯

永建石章辯

杜子美詩筆次序辯

論飛白法

論臨摹二法

論弓字

論黃陵碑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干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鍾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瓿圜瓿說
商貍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龢鍾說
周雲雷鍾說
周罍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斝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䪫鍾說
漢金錞說
漢螭文瓿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卷下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跋干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傳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邯鄲撰御書閣記後

跋崇盦所書眞誥册後
跋眞誥書秦漢間事後
跋祕閣續法帖後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鷗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弖後
跋所書眞誥數紙後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弟三弖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昬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曷後
跋藏眞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仙眞詩後
跋石晉熊曒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弟三寫法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跋洛陽九詠贍上清後
跋法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逸少帖後
跋藏眞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玉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著書呂肅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袁仙夫帖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璧書後
跋段太常語錄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閎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嚴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眞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仙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韋鷗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法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八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僞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雒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筍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鷄林紙㝏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繖蓋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素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眞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跋施眞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頴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終

上邵武徐氏刊

法帖刊誤卷上

宋武陽黃伯思長睿父著　邵武徐　榦小勿校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辯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啟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

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别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堈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僞不疑僕幼時
嘗覩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
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
乃爾無別固疑其僞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臮
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
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
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謚册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爲

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蓺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蓺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竝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寫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昆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愼叔愼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弟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玅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玅蹟永絕此卷章

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眞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眞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

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弟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爲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

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覯先公高節永
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竝賦詩送永獨彪
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
之篆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
字勢雄偉相傳乃篆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其
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
植書鷂雀賦同皆非眞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書
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
鍾虞松三帖爲一弓琅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

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為僞者葢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弟一弓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匆匆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闕耳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葢以趨民事故悤遽者稱匆匆僕謂顏氏以說文證

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悤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穪於書翰耳

弟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爾雅云媞媞安也

庾翼帖穪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啟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愼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尙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僞甚矣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于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迺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非通古甚邪至爾川本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旣不肯書太極殿牓謝

安石遂令壞之以八分題之令此草帖非眞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葢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

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玩之値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眞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僞矣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啟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壼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作

孔琳之帖有恨恨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勝

王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珍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弟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

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
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
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僵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
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
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
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

張行成高季輔字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斆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庚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

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葢或有之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弟五雜帖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
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
書米云不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朞月而
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
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遁復田疇闢教以
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
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
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葢未嘗
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竝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于世字亦不甚工

衞夫人帖葢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臮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此與師帖尤疎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

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已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畝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衞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

定眞僞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敕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昻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眞仙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

譽浮其實亦不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
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
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
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
寘弟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
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

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
此帖當是逸少書葢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閒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蓄筆
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
帖乃僞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弟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疎或作竦耳中間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竝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辯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嫂等亦僞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癬等語厠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

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
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
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
成旅此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
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
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
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
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濶別稍久眘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悤遽萬不一陳字旣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旣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

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
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
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
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
所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辯之

弟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
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

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
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
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卽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
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
於古眞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
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
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

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斆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羲之呈耳顧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作弟恐是

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葢二一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厠其間如云足下向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大小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桼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

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

劉次莊釋云安好音
信邪可遇得歸洛也
深以自慰晩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帖不
論可見其僞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
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弟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
爲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

古淡循之淡于古于淫之于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瀾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

蒸淫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

修齡王胡之也重熈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按翼之鎮荆州以石虎衰暴表請北伐康帝及朝

上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
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
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
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
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
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茂一統
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
書錄今聞在王仲修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葢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爲屬郡旣撿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眞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卻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遺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眞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卬竹杖絲布衣漢

講堂諸葛顒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摹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卭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

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邈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溫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

弟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鵝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卽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

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頼消息
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塡
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
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腳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
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
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
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弟十四行間特
潤者葢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
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

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弟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黯滅注缺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眞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弟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

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　此段本草

誤列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圳有出磬石部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
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
自可令不爲因絫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
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爍筆及魚食處而
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
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
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婿子敬前室郗曇女也

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縠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旣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郤二姓遂不復辯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淸香染郄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爾及之以糾俗繆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蹟又是弃年遒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

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尙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僕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隷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斑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精祕衆爭求數幅新奇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況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眞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鸞䟦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搨若傳吾完碧摹刊願垂世聊爾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人語但筆勢疎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尙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洿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爲益郎蓋下接耆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弟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淸韻眞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畧云汝決欲來下張錄於來下之字下有三十九字續帖畧同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張錄云人不力當粗足果爾可自吾當託桓江州助汝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劣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

與弟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云不至絕

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邪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弟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闕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娗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鶩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眞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
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
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眞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
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鶩羣竝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
亦非當時尺牘體葢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鶩而
山陰曇禳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耳案
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
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僞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

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

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葢書雖

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

下士言之眞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惜其疎畧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眞贗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弟九章云

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眞易識葢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眞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米元章跋祕閣灋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猶定爲灋帖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灋若篆籒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

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
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
貞觀所收弟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
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
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
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
一軸不知疾靁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
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
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

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竝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

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竝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

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僞帖王廙二十

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竝同章帝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

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竝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二竝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竝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十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

足下違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

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文餘作僕）定登（劉釋文定登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

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

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

此蒸溼子敬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　慕容

竝無名人僞帖　薄洽　益郎竝歐書

弟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怱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監諸含竝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竝羊欣

弟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書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眞蹟藏西洛王晉玉

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撿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灋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鈔錄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訪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陜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

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爾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尙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羌[illegible]等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云張彥遠言昔嵇叔夜

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尙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臮云乃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子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僞帖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壼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弟三卷最多今

祕閣有數匣尙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
摹與眞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
故與眞蹟混淆卻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
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
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
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
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靑光祿大夫
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
云自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瑯

琊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瑯琊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
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
呼為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
一僧房中於書揎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襻者子云洛陽文
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
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素者甚少今
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
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
有邢巒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園中其父宜

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灋也又云續
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灋帖中有柬之一
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
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眞也劉云
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
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
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
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
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

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葢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娟鼎伯戔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灋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

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秪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葢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歡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

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貫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

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内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宫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

長邵武徐氏刊

馬日磾臣趙𨺚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

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瀛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

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中二千石守（此五字古本缺）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

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未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据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遺騭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

詔隱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隱班師据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隱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辯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

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
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
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
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
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葢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
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
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
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
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

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
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
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
藏公非之鼎其名曰非公孫蠆之鼎其銘曰蠆文亦皆一
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
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
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
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

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闕五字皆非鐵明古者

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拨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況形範正工治巧火齊得劑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剸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

鷂雀賦辨

頭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眞蹟鶺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按草瀆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扵必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僞書鶺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瀆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本以妄爲志曰字其陋如此今蓺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俗古篆仍去以永其傳

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未有靜華二字乃摹灋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爲筆灋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令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

於牆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硏譜云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硏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葢傳聞之誤爾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

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號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啟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號節度事光啟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

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裒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瀍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閒簉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强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

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强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爲蔡中郎書取衞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襍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襍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

邵武徐氏刊

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蚩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楨之字公幹徽之子避廟諱舊改爲柾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閒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

瓦經尺字書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旂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仙勤勤如此卒不遇眞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戸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弫仲匜辨

劉原父弫仲匜銘以隸寫之云弫仲作寶簠擇之金鏖鋭鏖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稬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飯具召飼弫仲受無疆福必其餐飼具饍（與餼同音飽也）弫仲眉壽所謂鐈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弫音其勿反糕側角反早取穀也飯徒兮反飮音祀弫字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弫伯敦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兩目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爐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豔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瑤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

邵武徐氏刊

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上二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曉攷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魂無知而忘之倘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川本去之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瀀疑是疾字意謂爾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匠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

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
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
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鎭
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
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
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
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
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
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

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灋

覩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灋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艸灋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

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但當作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瀍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鬃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蓋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孏語

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
也

論臨摹二灋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
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
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
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迴殊不
可亂也

論弓字

小字太一宮詩瑞木千尋棘仙圖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弓卽卷字葢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眞誥以此字卽篇字葢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

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瀍至唐人絕罕爲之

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玅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弟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玅盇可以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尙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闕一字恐是淵字）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顚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一作大）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

碑王索遺蹟尚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眞草必用此瀍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瀍有眞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而作衡瀍不斜

則獨此體惟鍾索逸獻眞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眞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効郗濹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濹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爾

三君書蹟今無復存獨唐竇臮述書賦著楊眞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淸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尠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二

凡書衡（一作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

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氊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鈔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灋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灋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眞蹟夸詡以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逌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疑裏字陽號知古瀍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覩古帖而議論疎濶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不正

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他日見乃可辯眞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効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

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眞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効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尙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高郵武徐氏刊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版以氂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闕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

此

秦昭和鍾銘説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

邵武徐氏刊

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公史記作竫公不立寍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攷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

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爾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

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靁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葢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虣之戒此尊之飾葢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𢦏敦虢姜敦之屬率皆有欵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欵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蜼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葢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蜼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腹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圜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腹足之間可握可拱葢臣拜君酢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日相爲用自與至用川本去上七字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葢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葢

商器耳

周貍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寏母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趺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貍首者案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卽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

飾以貍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欵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頵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

鼎欵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頴者葢頙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衞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頙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葢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頙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頙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

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截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尙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

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脣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寏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葢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欵一字

案丹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已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葢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

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
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
人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微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
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欵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
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
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夫夫稱伐
爲銘之濫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
以非公孫蓳之鼎弟名以蓳亦一字爾

周宋公鼎說 銘欵六字

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䜌之餗鼎䜌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攷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一而釪鼎之蓋文鏤緐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䜌女及散䜌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散䜌與

緐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緐耳微欵識作敚與微同玅也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欵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從彝王伯方鼎則謂之寶齍惟陀員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灋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齍故曰寶齍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

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渟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欵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欵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亦推巳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

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
文鏤也合則爲饕餮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
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
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瀦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
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
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龢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葢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葢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 文選作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葢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

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虞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彝哉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閒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鍾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鸑鷟歟所謂作寶龢鍾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

秦銘動鍾名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龢鍾意葢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修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閒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淸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龢龢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靁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靁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靁亦猶周鳳鍾烏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烏以代銘欵則知是鍾葢周器也靁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靁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値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爲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靁鼓以春夏罍於文從靁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罍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涓潔爲義

罍之飾以雲靁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制淳𦙶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及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節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甃以罍爲缶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攷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盛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皆

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隮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歎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饕餮雲靁之象文鏤深明葢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亨所用耳

周雲靁斝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

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為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咮尾此為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斝腹柱皆飾以雲靁柱則畧為禾稼腹則雜以饕餮饕餮之為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為食戒而柱預謂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為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寏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郤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郤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薺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奩漢小奩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湆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戔之饙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畧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經鍾說

右宋經鍾六其銘欵曰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卽此鍾也

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鍾法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䪫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䪫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䪫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

登崇者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洽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鐘之得于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傅旋蟲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莖鐘也雙螭蹲踞以爲平紐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錞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圜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錞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錞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筩色如柰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錞首巨而圜下乃寖小非若筩也及舂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鞫磕於錞之首碭礴不散甚大而

宏亦若霝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弟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錞之系獸卬首卷尾爲蜼之狀蜼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錞於文从金从敦謂陰與陽和而敦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敦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錘初未知其爲錞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螭文甌說

按說文甌甂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揚雄有覆甌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眞物

也今此壺形羨若眞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爾

漢小方壺說

按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卽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圜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鴉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疑作其字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堿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東觀餘論卷上終

東觀餘論卷之下

宋武陽黃伯思長睿著　邵武徐　榦小勿校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敘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外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灋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甪里先生前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甪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爲然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爲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

云圈公神坐綺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爲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圈公石刻乃爲圈公蓋二字音文爲近或册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爲是按顏師古匡繆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尙有圈姓者姓氏書多以圈爲園公之後此又可證云黃某題

跋千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模多而損速者非也葢魯公筆灋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模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眞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尙鎭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遁蹟山

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刓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瀘故漫錄

之

跋蘭亭傳後川本無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閱灋書要錄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爲删潤但筆孏不能好書當俟他日別寫長睿題

跋白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唐士一作世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月八日書

跋文會圖後

邵武徐氏刊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爲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沒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坐尚書以紫裏手版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裏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毘誤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葢無足怪崇寧乙酉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孺

文記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川本無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第登閣敬
觀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錄之

跋崇寧所書眞誥册後

眞誥所載楊許三公往返書牘語存而蹟逸深可嗟慨故
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知者觀之
亦可以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日書

陶貞白云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

大較雖祖效郗濃筆力規矩竝於二王掾書迺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濃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此段見眞誥弟十卷去十七字

跋眞誥書秦漢閒事後 此跋三十五字乃眞誥全文

右此前十條竝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鈔其中事

跋祕閣續灋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丈賜本自摹凡十卷用桐紙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几寂無塵慮從容塡郭纖微弗差弟此書當時緒次閒有乖舛及弟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删除云惟此卷逸少諸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旣惡甚語尤淺俗繆厠諸王閒殊爲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弟四卷中得四月三日閒一帖尙可删也長睿父書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逮晝遊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宋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錄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逮也石蒼舒書雖

有骨氣而失於麤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雒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在胙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胙城攝宰李顏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剎碑虞永興爲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摹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此表字皆

匾潤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脩乎竇臮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虞松者所謂名徵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姱如空凝斷雲水泛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淸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驊騮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卽傳所載王回傳序云

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
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
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
此仁智一卷在焉彌宜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
日王回列女傳序云呂縉等各言嘗見母儀云云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川本無

紹聖疆圉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此條十二年其中可與慨者多矣大觀二年二月二十
四日夜長睿題

跋韋鷗十馬圖後

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眞佳蹟也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葢轉寫之誤閤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鷗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黃某書李伯時曾寫閤中集名畫記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僞當是虞永興書自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爲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夜觀

跋破羌跋尾弖後川本無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眞誥數紙後 川本無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閒功今日已竟燈前觀陶華陽眞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帖後 川本無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蠹二滅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陽

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 川本無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校此卷時迎奉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亨道府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詹書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即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云譙其氏姓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抑作碑者妄引以

爲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爲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瀍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瀍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繁常侍蔡臺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瀍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廨裝長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 川本無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參軍劉峻注爲十卷採摭舛午處大抵多就證之與裴啟語林近出入皆淸言林囿也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葢近世所傳大觀已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讐正所畜本此本出朱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爲詳備但棃經傳寫頗有

脫誤耳己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暕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校弟十卷

跋百家詩選後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別編爲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爲有微旨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

史敬作博學篇至玄圃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
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
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
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
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衞夫人王會稽等篇本
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章草書而
伯英本秖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
闕者自毋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
弗塡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

塡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旣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号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黃某書

跋右軍甘蔗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甘蔗當從卄此姑存其說而見於後跋語中非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干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从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昬書後摹本

此卷有論諸葛昬書案晉謝石嘗求昬諸葛恢稚女恢不

許及恢亡乃成昬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世說作我在別本作諸葛在非遺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昬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玆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己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摸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為之圖而垂綸長川目送歸鴻等語彌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如此此畫劉本此畫字作之畫也

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追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蹟之不失其眞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爲乾寧此書乃是月作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應規入繩

猶有遺灋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萛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尙書宣示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于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灋書要錄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川本無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旣爲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蹟雖愧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瀃者願勿示之大觀四年六月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眞書後

藏眞此書殊合作授裳像爽等字雜章草瀃爾足變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蘧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

小異且三車一作軍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韻閑安若中禮容非并顧陸遺蹟不能追此博陵之筆縝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爲無有異于閻令何邪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章草仙真詩後

章草瀍絕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或冀彷彿徐君求予書仙真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妙玄邈超然出陔紘之外不應以世俗書書之遂爲作章草自靈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大觀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皦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章其閒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若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一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槀示余雖不脫爾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閩人黃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

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
是已奇字怪巧而差異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
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
奇字爲古文焉武功君於篆瀍工矣必能辯耳予恨不獲
一面弟觀遺蹟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瀍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
歧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
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今

觀蘇君書規橅雖瀍李監而端勁方隱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蹟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胄裔類多弗絕然園弟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墜今顯道又能裒彙先世遺蹟寶藏於家時出示士大夫以求標顯累世美範尚不亡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尉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褎石本云方襃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召見託以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黵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蹟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圂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惋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篇才四卷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數此一字更攷皆傳自溫公之孫樟文叔家圖本乃公手書頗有竄改處葢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爲此文首以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郊居欣遇王筠眞賞云

跋祕閣弟三弓灋帖後

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蹟閒始予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祕閣川本作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弟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者皆在焉其餘瀍帖中不載者尚多茲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爲倣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瀍帖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眞帖閒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內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幷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幷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其餘盡一手僞書

跋舊題破羌帖後 川本無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借 一作昔 正如詘伸臂頃耳政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川本無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莽者俗皆然方丞相謫漢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潁川先輩一士而已乃知任安砥柱之心不獨稱于漢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黃某長睿父觀于洛陽

張丞相書 川本無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洪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爲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贈上清後

右贈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帙有五君栝梓交故書於帙右欲考栝梓所以者觀此可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黄某書

跋潭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潭帖比淳化

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白摹書眞似騎生馬不暇施韁勒時有騾趹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瀁乃佳耳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修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

寄尚蕭遠軼蹟塵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必正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固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樾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蓋梁御府瀵書也筆勢閎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乃王晉玉所蓄書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閒故雖經生亦皆慕一作摹放閻令署家令銜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沈吟此語恍若季眞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搨右軍諸帖及搨歐輩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口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眞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眞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楹穹極縣亘林壑它所與爲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浙至我朝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獻地傳四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畏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玉谿集後 川本無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

弗倫因爲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軍巡官舍之樾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淸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川本無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歳洛陽大水公弟書無慮萬卷率漂沒放失市人時得而鬻之鎭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尙軼數卷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

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濟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葢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真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疏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顚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字本及此寫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灋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灋書要錄與余所著灋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茲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黃某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正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蹟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目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右見張彥遠灋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旣居之畫之又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幷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址僅存園湖垞洊卒爲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某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仙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啟行與

僚官送至白馬因遊福先黃某長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川本無

是碑劉河淸洒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舍裝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爲寶刻蓋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

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

洛五年每過上東必裴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

鈔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書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

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爲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

七月初吉黄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蜀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

葢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黄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弖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弖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淸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

遣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河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邵武徐氏刊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五仙人遇其游觀奇山峙瀲濯滄流清語道家者流類能言之今觀玉仙傳後所書坐玉溪酌雲腴二夢與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玉虛太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黃某書新安周穎宜興蔣瑬祖是日觀於道山之南榮

跋穀梁傳後 川本無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

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瀻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瀻遂亡虞褚歐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

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耆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爾之碑首倒雞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于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葢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乃臨學殊工字勢源於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撿論上清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眞誥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飄淪（以眞誥按）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葢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

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
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
論書表云山陰曇礦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
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
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
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
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
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
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

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黄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
遂悞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
寫黄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弟云
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黄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
始見于梁代葢晉興寍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
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写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塡筆
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黄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
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写聊爾論
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黄某題傳墨卿同觀

毘邵武徐氏刋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淸平坊弟書長睿父記

跋袁仙夫帖後 川本無

袁液仙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尙不凡近殊可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予在洛與之同僚投分素深覩其遺蹟不覺潸然政和三年十月十九夜長睿

書

跋師春書後

杜預記汲冢書有云別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弟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僕近於館中求師春觀之乃與杜說全異杜云純集左傳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三十八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灋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不專載左氏卜筮繇是知其非元凱所見師春也然杜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

人雜鈔冢書紀年等篇耳然杜云紀年起自夏商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杜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杜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不特起于殤叔則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書歲星事有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乃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政和癸巳歲十一月初吉借睢陽滕子濟本傳會稽黃某長睿父書

跋高彥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次葢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閒有已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溪蚪戶體（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鶠閣以龍門爲蚪戶以金谷爲銑溪云云後進效之謂之澀體見朝埜僉載）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某書

跋何璧書後

是書字字應二王橅矩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灋之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俚葢唐中葉後人所爲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黃某長睿父題

邵武徐氏刊

跋段太常語錄後 川本無

此写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祕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絫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

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黃某長睿父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灋觀者顧陸王吳之蹟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景桃李與芙蓉竝秀或手大于面或車闊于門使俗工觀之未免隨變安于拙目故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駔儁惟眞賞者獨知之此㝍寫唐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

揚鑣並驅睇眄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政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瀏張芝之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于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閎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丗竇臮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閎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灋乃恨二王無巳灋乃知一埶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過也今觀閎道眞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十五夕再書同觀者次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灋也晉衞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于此經亦云政

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黄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眞君眞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瑶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㪅可以峭快目之獨竇臮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

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黃某長睿觀

跋盤綫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敘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蹟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弓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像存者亦五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某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閒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爲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于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川本作規矩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

邵武徐氏刊

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某謹書

跋江南藏眞書後 唐愨通叟所寶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書自敘乃有叔倫全章此弖眞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椉黿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敘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竗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韋鶠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鷗禿筆掃驊騮騏驎出東壁卽不特善小駟而已葢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閒弟筆格差不及耳昔予見嘶齧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駸駸亦若此此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瑯邪然自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寶章押尾乃云瑯邪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闕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雜俎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爲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

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韡袍尙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胡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弟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虞龢
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灋
別作體乎長睿父觀

跋灋書五帖後

同姨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幬一帖梁陳閒人書損惠
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僞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椎拓今以搨書紙
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眞也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竇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弓上之上此弓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弓以袁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亘自可嗤也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于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瀠書則從申之蹟見弃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黃某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川本無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邈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門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祕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弓尾蓋貞元中人

題因響搨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愼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于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竝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

眞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倘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弃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爾于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眞賞之難値也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灋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于灋堂壁閒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

者尙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

長睿父題

跋洛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河陰縣城隄於北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大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邵武徐氏刊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琱繢滿眼自然之與琱繢蓋不翅霄壤今觀唐人遺蹟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于一猶不得其全況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閒韻遠若師純公之此畫眞可尙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

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愼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蓺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愬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眞靖陳尊師所書卽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愼漢公借覽幷觀漢公題後行閒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眞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爾眞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灋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

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壺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淸虛館碑後

淸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之以棲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喬孫律守虔州重刻玆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册以爲元洲長史治鬱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

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淸元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犇晉陵餧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于玆山者弟恐其餧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于山錄稱其常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葢攷之于傳景

喬弟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見子雲啟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

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愧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石及立祠室爲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至凡近弗倫予頗爲删易并録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弟律重刻淸虛碑字甚惡故但録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爲陶隱居置之類甚衆至近古乃以館爲觀蓋亦取仙人樓居之義因辯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偉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赦上都諸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晝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瀆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固一作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棲鳳堂書

䟦章草彌陀經後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辰謹自恭書佛說

阿彌陁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蕤此尊經鈔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竝同令願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川本無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爲王草中烜一作炟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足以追蹤遐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愧裴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閩邵武徐氏刊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彜鼎器欵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淸諸眞經授弟子瑯邪王公府

舍人楊君使作隸書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
籙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
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
篇自楊許仙去大傳于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
爲前以通爲遍以胃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惟華陽登
眞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讐衆本而以隱
訣是正庶幾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
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蹟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𡧍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

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天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啟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

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葢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 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

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蹊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卽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卽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葢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

邵武徐氏刊

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末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鷄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弟景舊書得此鷄林小紙一卷已爲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藁舊

事川本無此二字云紙凡十二枚共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書豈盡中郎筆蹟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閒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于山閒斸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卽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薶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閒理不足怪世或

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橅爾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眞賞者自能辯之是月九日黃某于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正爾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眞與官帖所錄有閒矣

跋楞嚴白氍蓋後

政和丁酉歲十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

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閒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爲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閒乎宜其模矩乃爾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蹟爲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蹟信然弟他本尙餘兩搨有啟軸隱几而

仰觀者有執卷搯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葢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貧暇錄謂茶託始于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袞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眞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眞人降眞及瓊樓仙人等畫葢抄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

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灋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葢沈公未嘗見

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說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緑于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朶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綏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隽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山陽袞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圜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袞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

楷灋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旣圜勁淡雅字率扁而
弗擶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何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
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
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
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閒正
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
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遠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灋彌遠
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閒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遒媚有灋今
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

邵武徐氏刊

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愬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眞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衮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

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邁父云此書簡册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公答王黃門寄密蒙華

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眞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並亡一種而灋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眞僞姑記于此以俟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謂修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修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眞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仙觀其三任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眞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

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衞首據此像圖而賛之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蹟之遺范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故殊不塡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塡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灋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之劣深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眞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葢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使者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眞宣奉行者劉太眞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眞相故是年八月尙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藎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

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蹟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眞也黃某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沖遠之沒乃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灋者書耶然筆勢遒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斆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次銘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葢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葢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

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灋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灋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

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即瓉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滬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也予既搨此畫

末暇寫此傳聊爾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
裒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
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勤博至斯自可
賞慕至于忍猜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鬩伯之兵以至守株
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訖其終才

三載正葬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
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眞賞未易遽識也長虖父
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令昔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阸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昬默實難稽撲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兢業惕厲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

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令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啟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蹟其典章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爾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文則渟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遒婉可以見其蹟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覿公之容承公之音即

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册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録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素于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蹟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崚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郎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

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爾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修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眞綱論即此葢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非漢末

文選接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鄮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爾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

即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寗蜀遂寗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寗蜀遂寗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

年云且如漢成皐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祕館絫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逌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有疏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

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戸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

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玆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

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今以五

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

謂大赤爲通帛之旃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玉路以靑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乎又王之袞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繢山于色玄之衣亦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之序

金象革木相次則靑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
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

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

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竝載於書末猶古文尙書漢本遷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于千

邵武徐氏刊

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易林

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怏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鸛或爲鵲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灋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灋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

房傳所謂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葢爻主一日六十卦
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灋但以風雨寒溫爲候
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
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灋非關易
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于直日卦中求
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灋豈不誤甚歟
葢直日之灋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
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自直日災祥之灋自災祥之灋
二者雖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

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瀍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五篇以

相校除復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瞢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擿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弟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灋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

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
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
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
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
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
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䜌餗鼎稽之此書䜌乃
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
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東觀餘論卷下終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葢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

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于此句濾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
之未見其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
犂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
六丁靁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
于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浸
失舊文烏三轉而為舄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
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
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
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

有二手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
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
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
商鞅瀍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
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屢斥
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
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臠之肉知
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
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玅天下而已紹興

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衞索書帖存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眞蹟流傳膽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閩無美

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纂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淸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沈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盍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閟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瑱瑱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

非今所臧秦生小篆史蹟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鎛彝觴雲靁繆文有銘其旁剝劘莓苔發其光芒顧遡冰斯往蓦鴻荒囘其筆勢與時彷徉有隸有正有章有行為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覩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洊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頣臥疾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紬文侑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

如霞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旐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長交情
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墓志
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眞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弟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

爲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壼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徧儒寒畯校藝屢占上游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

得攄其素藴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弟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灋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閒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華國公鄧公洵武實司

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
因留不辭葢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
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
管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祕書省校書郎既入館縱觀
册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
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眞壷華容君
復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
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葢如昔也復除舊職
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公

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
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
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
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淩雲之意
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毫數千
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
暫寓必求明窗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閒誦習述造皆
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
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

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
鼎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其本
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
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眞贋公以素學
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
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
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
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
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

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
葢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
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尤精
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灋書命翰林
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厖雜作刊誤二卷考引
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放歐虞後
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
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
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

其再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閒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册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瀘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五

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訪尙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天地和氣淸徹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淸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

博沈酣耽玩必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入皆窘束我獨齋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鑄彝尊雲靁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欵識研究本根洞覩千古別其贗眞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玅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跱爲無不能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閒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沈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與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藹

古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二字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寞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害荓尸氵丬又闕

八字

華亭爰集眞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訒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曁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案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灋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訒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删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

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于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删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玅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彛古器具見

制作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髪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緜州舊易悳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旣全取緜州舊三字又移明爲易德系皆取其半緜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與石事異苑謂

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之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

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㝡之類向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曩從百川學海中讀法帖刊誤兩卷即東觀餘論之綱領也別行已久而全本罕見秀水項氏倣川本重鐫又增其所刪惜乎弗廣流布王氏書苑與諸書同梓大是坊賈伎倆譌謬脫簡甚多如周雲雷鍾跋原

與周罍周洗及一柱爵各自著說條然四簡渾爲一長欵銘首尾無從摸索又劉原父跋弡仲匜銘全文百五十餘言僅存二行半不大失長睿本色邪長睿嘗與董紫薇貶集古錄謂歐陽公文章冠世不可跂及大要考校非其所長直自負此書壓倒永叔矣因不入本集中故名餘論自號雲林子別字菁賓其爵里詳見李忠定公誌中海虞毛晉識

295 c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IRC. NON-CIRC